

叶灵凤

·代表作



未完成的忏悔录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叶灵凤代表作

未完的忏悔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洪 迅 编选

華夏出版社

200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灵凤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626-9

I. 叶…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1919 号

華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8印张 226千字 2插页

2008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昆（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叶灵凤小传

叶灵凤,中国现代作家。1905年4月9日生。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少年时曾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一度主编过《洪水》半月刊,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1926年与潘汉年主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和《现代文艺》。1934年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1938年去香港。在港30多年一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还编过《立报·言林》、《万人周刊》等。1957年曾一度回内地游览。

他早期小说创作颇丰。1925年写的《女娲氏之遗孽》使他声名大震。他自称是“唯美派”、“新浪漫主义”。他的小说重视性心理分析,像《姊嫁之夜》、《内疚》、《摩伽的试探》等都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者之一。

30年代中期,他追随新的浪潮着力写真正意义的先锋小说,以至有人把他列入新感觉派中去,如《紫丁香》、《第七号女性》、《忧郁解剖学》、《朱古律的回忆》等。用最现代的文体写最现代的女人,流动跳荡的意象,新奇的借喻,对话的暗示、多义性,甚至分镜头剧本的直接插入,完全是标准的现代派风格。

1933年至1935年写的三部长篇通俗小说《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永久的女性》,是清一色的爱情悲剧。作品批判社会对两性的畸形压制。

他的散文小品颇具特色,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内地作品,还是四十年代的居港之作,文章都写得平淡自然而意味隽永。《白叶杂记》、《香港风物志》等均表现出这种风格。

目 录

叶灵凤小传.....	1
------------	---

小 说

浴.....	3
姊嫁之夜.....	9
昙华庵的春风	16
女娲氏之遗孽	26
妻的恩惠	46
摩伽的试探	55
处女的梦	62
秋的黄昏	74
红的天使	81
未完的忏悔录.....	133

散 文

心灵的安慰.....	219
芳邻.....	221
迁居.....	224
惜别.....	227

无题·····	230
红灯小撷·····	233
藏书票与藏书印·····	237
旧书店·····	238
禁书的笑话·····	239
我的书斋生活·····	241
我的藏书的长成·····	243
古书与“英科勒布拉”·····	245
叔本华的《妇人论》·····	247
回忆《幻洲》及其他·····	249
家乡名称沿革的小考证·····	251
烟花三月下扬州·····	255
瘦西湖的旧梦·····	259
家乡食品·····	261
岁暮的乡怀·····	265
鸦片战争与江南文物的劫难·····	267
叶灵凤主要著作书目 ·····	277

小 说

浴

盛开的一株玉兰上，有两只麻雀正在那里逗玩着。两只同立在一根枝上，一只啄啄自己的羽毛，又转过头来去啄啄它的同伴，像是替它拂拭一样。那一只有时故意将头闪开，似是要拒绝这样的殷勤：这样偶然震动，枝子摇了，它们立不稳脚，便都将翅膀展开，去维持自己体量的均衡。等到秩序恢复之后，便又继续的玩着。有时两只小嘴互相对着磨擦，有时又侧过头来望望天上。

这正是艳和的春天的三月的下午。天上净洁无云，万里蔚蓝。只有时有一两只远征的苍鹰在高处缓缓地飞过。太阳满照着全园。醉人的春暖在园中到处流荡着。园中的一切似乎都像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都显出昏昏欲睡的意味。四周悄然无声，静默异常，只偶尔有一阵暖风从花间掠过，飘然飞下一片花瓣。

露莎小姐用过午饭，上楼来看了一刻书报。自己觉得昏沉沉有点要睡的模样，便丢下了书，懒洋洋地将窗门拉开，去立在下面临着花园的凉台上闲望。这所园子虽不很大，然而有花有木，布置得井井有条。虽比不上上海那几家有名的富室的花园，然在墙外望进去时，已足够一般过路的人的羡慕了。

园中充满了阳光，太阳的暖意和着花香暖暖地从下面送上，使人嗅着了觉得自己的心中渐渐地飘渺无主，渐渐地要飞起来的模样。露莎立在外面望着玉兰花上的那两只麻雀逗弄的情形，她自己也被引动了，适才所看的书中事情紧紧地在她脑中绕着，她觉得在这样媚人动人的天气中，至少是要那样才不辜负这天气。她望着那两只麻雀不时相对着将两只小嘴互相地磨擦，她自己不觉渐渐地被引得笑了起来。她无意识的也将自己的一只手向嘴边送去。

“小姐，有你的一封信。”陈妈的声音忽然在后面发出。

“怪吓人的！”她掉过身来一手将信接住，像是从梦中被人喊醒了一般，竟突然地一声。她吓得脸红红的，心头不住地乱跳。好像她的心事都被人知道了。

这是很熟的字迹，媚骨翩翩，宛如其人，她一看就知道。她像是突然地兴奋了起来，她急急地将信拆开。

“露妹：昨寄之书谅收到。秋本不敢以拙作相渎，只以吾妹屡次见索，遂不敢过违芳命耳。明后日又有一长篇脱稿，内容描写，一如曩昔，人皆以女儿气过重责秋。实则秋果带女儿气与否，慧眼人当不难辨别也。却尔斯顿进步如何？明晚或可来。舅父母前乞致候——所谓致候者，仅说说而已，非要汝以此信亦示给彼辈者也，一笑。此问 春闺清胜。 秋。”

两条鲜红的小弧线渐渐地在她嘴上展动了，她慢慢地将手中展开的信纸向着唇上送去。突然，像是发现了有人在偷看着她这样的举动一般，她回头向四面望了一下，自己的脸不觉又红了起来。她将信折好，走进房来。

“刘妈，替我将水弄好，将电炉插上，我要洗浴。”她一面喊着，一面将信收在书台最下的一格抽斗的最里面，又将适才丢下的书翻了开来。

“昨天洗的，今天又洗！到底做了什么事身上才这样的脏！”刘妈低声地自己叽咕着去履行她小姐的吩咐。

田露莎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一位茶商，在欧战时因红茶发了财，便不愿意再营商，将所有的事业都盘给了旁人，自己在贝当路建筑了一座精致的住宅，带着妻子儿女去享清福。大儿子和二儿子已陆续地往美国去留学了，只有十九岁的三小姐露莎还留在家中读书。露莎自小就有音乐的嗜好，长大了后更全个沉迷在这里面。以她家中经济的情形，来研究这种耗费极大的学识，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她先在一所教会设立的女学校里学习了一两年钢琴，觉得不很满意，便退出来改进国立音乐学院。哪知国立学院的有名无实，只有给了她更大的失望，她便气愤着不再进任何学校，聘了一位意大利的女钢琴家专门在家中学习，要待自己的德文学得有点头绪之后，便想到德国去专门研究。她的钢琴，对于音乐有了解的人听了固然说她好，就是一位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的青年，假若去站在她的琴旁，看着那嫩白的手指在乌黑的琴键上灵活的跳动的情形，自己也觉得会要迷醉的。

以她家中的资产，再加上她擅音乐善交际的声誉，和她天生的秀丽的姿容，那圆圆的脸，那小巧的嘴唇，那一双迷人的眼睛，那修长的身材，于是露莎小姐的芳名，便成了当时一般时髦青年梦中流行的对象。然而颠倒于她的人虽这样的多，而在实际上，这或许是她太高傲，选择太严的原故，她恋爱的花儿还是鲜滴滴的没有被任何蜂蝶儿采吸过——假如说每个少女总有她爱的美梦，至少总有一个飘渺的对象；假如这句话是真理，那么，她的表兄文学家秋帆大约便是这个定

例中的对象了。

尤其是在今天，在这样艳阳的午后，在看了那样的一册书后，又接了秋帆那样有风致的信，她的心中确是有许多要求在潜动了。

窦秋帆是那时青年小说家中最流行的一个。年岁很轻，只有二十二岁，他的母亲与露莎的父亲是同胞兄妹，所以他们两人自小就相识了。这时国内小说界上的短篇创作的流行已成过去，正时髦着法国式的专描写风流女性的性爱的长篇。秋帆便是这样作家中的能手。他自去年夏季《女独身主义者》出世以来，因为内容的绮腻风流，他的风流作家的雅号已被人轻轻地加上。于是，这位美貌的青年作家的著作，已成为当时，尤其是在闺秀中，最时髦的读物。露莎对于秋帆的著作也是异常的嗜好，有好几次他的小说在未付印之先，他的原稿已被露莎借去读过了。不过秋帆的小说虽是那样的风流，虽是他崇拜的女性那样的多，但是他始终是冷冷的一视同仁，从没有对任何人发狂过。便是他的这位表妹露莎，他也是若即若离，使人摸不着头脑。露莎自己起先倒很不在意，近来是因她自己的心先有些动了，她才觉得秋帆有时对她是很有意，有时却又是很淡漠。

因了他的态度是这样的神秘，心中空虚的露莎便对他更注意起来；这注意的结果，他的影像更在她的心中生了根了。

最近秋帆又写了一部小说，是写一位大家闺秀的秘密生活，露莎屡次问他借原稿来看，他屡次总是不肯。

“你到底为什么总是不肯给我看？”

“我已经讲过了。”

“我不怕那种危险。”

“我怕。我怕我负不起那种责任。”

“什么责任？人又不是你的，谁要你负责任！”

她看见秋帆突然咬着嘴唇向她笑了起来。她知道自己的话讲得太明显了，脸上也禁不住飞上一阵红潮。

“好哥哥，不要吝啬，谢谢你，借给我看看罢！”她又说。

“本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我怕你看了要怨我哩！”

“决不。即是里面有毒药，那也是我自讨的。”

“我的小说里面怎会有毒药？只怕醉人的醇酒太多了——也罢，我今晚叫人送来给你罢，只是，你不准让舅父知道，你看了后不准骂我。”

“我谢谢你。”

“答应么？不准让舅父知道，你看了后不准……”

“够了！Stupid！”

露莎笑，秋帆也笑了。

由于昨夜看了一夜的结果，露莎知道他这部小说是以女性第一人称写的，是写一位极美丽的富家女郎的一生浪漫的生活。下部是写她对于恋着她的许多男性的愚弄，上部则专写这位情窦初开的小姐对于性和爱的第一次的认识和经过。她看着秋帆所描写的这位女主人公第一次因受了不良的书籍的诱惑，发生了性的冲动，而悄悄地一人去尝试书中所描写的那手淫的方法时，她想着那样一位美丽的小姐，竟在夜间背了人忍不住犯这样的恶习，她自己吓得心里突突的跳。于是，在这样神经的紧张中，她提心吊胆地像也是在做不能告人的秘事一样，将这册书一直读到夜间二时才睡。次早一起来，她丢了照例练习的钢琴不练习，又躲在房里去读这册小说。这位女主人公因第一次尝试的结果，觉得从这种举动上得了异样的愉快，便渐渐沉浸在其中，她时时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她的烦闷，去秘密的享乐。她后来偶然同一位男子发生了性的关系，她反觉得男子对于她的贡献，所给与她的愉快，远及不上她自己用自己的手所创造出的快乐，于是她便拒绝一切的男子，任着这些男子为了她而发狂，她也一点不心动，旁人不知她的秘密都归咎于自己的工夫未到，都更进一步向她包围起来……露莎一人躲在房里这样昏昏沉沉的读着，她像突然另发现了一件宝贝一般，又惊又喜，有时不敢再读下去，有时又不肯丢手。她这样心里突突地跳，脸上一阵热一阵红的，像自己的秘密尽被旁人揭露了一般，她不时回过头去向四面地望，怕有人在窥探着她。她觉着自己飘飘荡荡的像在梦中，又像在火边，她觉着口中异常的焦渴。

园里树上那两只麻雀逗弄的情形，更使得她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需要一种拥抱。一切平素轻易不会燃起的要求，现在都在她心中引动了。她接着了秋帆的信，她想起了他，想起了这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想起了他起初不肯借给她看的道理，她忍不住将他的信向着自己的唇上吻去。她第二次再去将小说翻开来看，她是想望梅止渴，借了书中的描写来泄发她自己的冲动了。

“小姐，水已经放好许久了！”刘妈又突然不耐烦地站在门口这样喊。

“知道了！”她将原稿一合，像做醒了一场春梦一般，这样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自己就慢慢地站了起来。

从窗中射进来的太阳照满了一房，空气暖洋洋的使人觉得全身像要溶去，她昏昏沉沉的心里乱跳着，就这样向着浴室走去。她好像中了什么符咒一般，她觉

着前后像有许多不怀好意的妖魔在向她追逐，她眼中也不时现出许多使她难堪的异象，她觉着自己好像包围在一所动人的映画场中，惊心骇目荡人的梵娥铃与比牙琴的合奏曲，使人全然情不自禁了。

房外过道的壁上悬着一幅罗丹雕刻的摄影，那一对男女肌肉紧张着的亲昵的姿势，那一种强烈的性的表现，她以前是漠然不置意的，现在看去竟像是一幅魔鬼故意显出的幻象。她不敢看，她将手掩着脸歪歪斜斜地走了过去。她觉着自己的手掌异常的冷，她觉着自己的面颊异常的热。

“哈哈，三小姐的瞌睡还没有醒哩！”

浴室内一只依巴德的电炉已开了两个字了，濛濛的水蒸气荡漾着的室中，温暖得比在日光中更能使人有一种迷醉之感。这是一间一明一暗的套室，外间是更衣梳妆的盥洗室，里间就是浴室了。露莎走了进来，一手就将门锁上，从黄色纱罩中散出来的灯光，充满了全室，使人一见立刻就忘却外面的阳光，幻出已是在夜间之感。她靠在门上略凝神了一下，似是要听听四周的动静：全屋里此时是异常的悄静，父亲是出去了，母亲大约正在午睡，几个仆妇因为无事正可偷闲的原故，有的躲在房中做活计，有的去聚在厨房里闲谈，楼上悄然没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浴室里热水管的余水滴下的声音晰然可听。

——她将腰一闪，他就扑到了她的身上，她觉着他的肉体是异常的沉重而且涨热。她缓缓地用手去抚摸他的披散的头发，她觉着他已经用手将她的……

她脑中乱呈着这许多一时都涌起来的幻象，她脚下像踏着棉絮一般，乱颤颤地向着那边角上的一张椅旁走去。

将外面的一件鹅黄色的外衣和里面的加色特脱去了之后，她已是裸了全身披着浴衣了。她脱去衣服的时候，尤其在脱去小衣的最下部的时候，她不时要回过头来向后面张望，似是后面有人在向她窥看。她抖抖索索地脱着衣服，她的心始终是乱跳着的。

浴室里间迎面镶了一张大的衣镜，她披了一件绛色的浴衣，对了镜子去拢自己的短发。她自己的本意，本预备照了一下，就要去入浴，但是无意间她望了镜中自己的脸，她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一般，她不觉立住细细地望了起来。红红的两颊，两只矇眈着的掩在睫毛下的眼睛，那微颤着的小巧的嘴；她简直觉得这不像是自己的，这好像是另一个能使每一个男性都为她下跪的一位可爱的少女。

她忍不住对了镜中的人笑了起来。对了镜子，她更缓缓地将握着浴衣的手松下。

上帝的神迹和他的艺术的手腕在这里显出了！就像将一幅遮断了世上一切的美丽的巨幕拉开了一般，空中突然光亮了起来，镜中显出了一个晶莹的少女的肉体。这是一朵初开的白玫瑰，于粉白中流露着一层盈盈欲滴的嫩红。那胸前微微隆起的两座象牙的半球，虽是还没有十分圆满，然而已孕蓄着未来的无限的美丽的预兆，已预兆着将来有无数百战不屈的英雄甘心在这上面屈服；那上面细细的两粒浅赭色的小点，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天才画家聚精会神的最后的绝笔，是天才最高潮的流露；从这下面展开了两条对称的曲线。这曲线的聚点便是万物的终结，便隐藏着命运的枢纽，一切努力的最后的成功是在这里，一切失败的最初的起源也在这里，这是人类的归宿，这里也是人类的根源……

上帝在镜中显出了这样的奇迹，这任是在修道院中度过半世的清洁的生活的圣僧，他若在圣殿中发现了这样的奇迹，他也要丢去手中的十字架来俯拜他的新的上帝了！

只有一刻，露莎对着镜中自己的裸体凝视了一刻，就又一笑着将衣服裹起。她回头向后面望了一望，她又怕自己这样的举动有人在窥探。

像是躲在水中便能算是她最安全的保障一般，她将浴衣褪在地上后，便急急地跨进盆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夜，于听车楼。

（选自《菊子夫人》，1927年，光华出版社）